# 1

蒙山高，沂水长。八百里沂蒙山绵延起伏、曲折逶迤，号称七十二主峰、三十六洞天，幽、奇、雄、秀；一条沂河，缠山绕水，如同玉带一般，纵贯沂蒙，使得这里的山上林木苍郁，花草茂盛，充满灵气。每年夏秋时节，是沂蒙山最好的时光，山上的银杏树、板栗树、核桃树、柿子树、山楂树都是硕果累累。孩子们在林间玩耍，捉山蝎，捕金蝉，欢笑声撵得蝴蝶、蜜蜂晕头转向；大人们在坡田里劳作，不时有沉苍高亢的沂蒙山小调从山那边飘过来，被斑驳的树影摇碎，疏离缥缈。落日时分，林间薄雾掩映下，山间显得更加静谧祥和，还多了一份神秘感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沂蒙山好水好人更好。沂蒙人善良、热情、勤劳、坚忍，这里乡风淳朴，邻里间和睦相处。人们过着一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。但是，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这个世界突然变得不太平起来，山外面不时传来打仗的消息，人们也似乎听到外面隆隆的炮声。这样那样的军队也时而在山中出没，拉杆子做山大王的土匪多起来，让善良的百姓胆战心惊。这不，后来又来了日本鬼子。山里人的安生日子就不用想了，不管来什么军队，一有个风吹草动，人们就赶紧躲进山中避难。人们知道，不管来什么军队，都没有老百姓的好果子吃。近一段时间，山外面的气氛似乎更加紧张，有从外面进来的人说：山外面，八路军正跟日本鬼子打仗呢。八路军是啥？山里人不知道，李庄的人也不知道。但李庄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人琢磨，八路军敢跟日本鬼子打仗，那不是天兵天将是啥呢？因此，八路军在李庄人心里，又多了一层神秘。

八路军第一次来到李庄的那天，李忠厚正在为他的二儿子李继成操办婚事。李忠厚的女人李于氏爱说爱笑，也爱操心，家里的大事小事，没有她想不到的。这不，她早早就打发小儿子狗子带着他姐姐三妮到山路口盯着去了。

李庄是藏在沂蒙山深处的一个村庄，不大不小，远远地望去，总共有一二百户人家。村外三面环山，一面是水。正是深秋农闲时节，庄稼割了，秋叶已经红透，树上结满果实，鸟儿在林中起伏鸣啭，被露水浸湿的柴火散发着清爽爽的好闻的气味儿。

这个山路口，就在村外的小山上，小山不高，坡比较缓，是进入村庄的必经之路。

山路口旁就是一片树林，狗子和他姐姐三妮正在玩耍。三妮已经有十四五岁了，虽说脑子有些毛病，但却长得没有傻相，满脸的单纯可爱，像一个小孩子。三妮仰着脸，惊喜地看树上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鸟，嘴里不时发出惊叹声，好像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奇的事情，一心想把它握在手心中，便指着鸟叫起来：“ 哥，哥，帮我抓它。”

狗子头也没回地说：“ 傻瓜，我是你弟弟。”

狗子七岁，正是上树爬墙的年龄。他骑在一棵柿子树上，抻着脖子向山路那边张望。远处的山雾还没有散尽，但路上的行人已看得清了。

三妮仍然叫着：“ 哥，哥，抓住它。”

“ 新媳妇，新媳妇来了！新媳妇来了！”狗子一边喊着一边从树上跳下来，回头就往山下跑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，“ 新媳妇到了！新媳妇到了！”

果然，一队送新人的队伍吹吹打打地走过来。前面是两个鼓乐手，正热闹地吹着，后面是一辆独轮车，车一侧坐着一身红棉袄红棉裤、蒙着蒙头红的女孩。独轮车后，是送嫁妆的队伍，几个男人挑着抬着。前面两人抬着的是一个柜子和两个杌子，后面两个抬着几床被子褥子。眼看着，送

亲的队伍就来到围子墙下面。

鼓乐使劲地吹打着，大大小小的孩子，光着脚的，赤着膊的，在人缝里追逐打闹。有看不下去的家长，一把没拉住，倒把自个儿晃了个趔趄，嘴里骂一句，依旧笑嘻嘻地看热闹。庄户人家，大都是在农闲的时节娶亲，大家伙儿都有空闲了，来捧场的人多了，喜事才会办得热闹。这会儿，老老少少把李家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个个喜气洋洋的，跟办自家的喜事一样。

李家院子挺大，院里有四间堂屋，三间东屋，三间西屋，两间南屋。西屋南边是牛栏，里面拴着一头牛。东屋南边还有一间是厨房，此刻，里面风箱拉得正欢。

新郎李继成穿着一件对襟的青布夹袄，戴一顶瓜皮小帽，身前斜披着一个红绸花。听到狗子的叫声，他慌慌张张就要往外跑，却被他娘李于氏一把拉回屋里。

李于氏顺手就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：“ 慌什么？没娶过媳妇？”

李忠厚坐在屋正中的椅子上抽烟，他“ 嘿 ”了一声：“ 你娘真会说，可不没娶过媳妇呗。”

李于氏白他一眼，说：“ 没娶过也不能这么慌三忙四的，不怕人笑话？” 一边说着，一边顺手替儿子整了整身上的绸花，“ 记着，客人马上就到了，今天你唱戏，礼数上都得尽到，别在人家嘴里落下话。”

李继成有口无心地答应着，眼睛却忍不住往门口看。

李于氏还在嘱咐着：“ 一会儿他们来闹洞房的时候，你别由着他们，他二嫂进门就是咱的人，咱得护着。”

门一下被撞开了，狗子急三火四地跑进门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 娘，二嫂来了，二嫂来了。”

李于氏利索地推了儿子一把说：“ 赶快去迎吧。” 又回头对李忠厚说，“ 坐在那里就当了老公公了？赶快去换上你那件新衣裳啊。” 说着，李于氏也赶了出去。

李忠厚不情愿地往身上套着灰夹袄，一边套一边嘀咕着：“ 有原先那件穿着还不行？又做了件新的，真是败家娘儿们。”

李忠厚的娘坐在床头上，用目光替他打量着身上的衣服：“ 后面扯扯。唉，她做了，你就穿，娶儿媳妇嘛。”

李于氏又冲进来说：“ 娘，新媳妇马上得给您老行大礼哩，您老也赶快换衣裳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还顺手帮忠厚扯了一下新穿上的夹袄，然后又利索地从床头拿了准备好的新衣服要帮婆婆换上。

李忠厚生气地说：“ 就知道衣裳衣裳，有两个钱，都叫你穿了，以后的日子不过了？”

李于氏向来不怕她的丈夫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：“ 大喜的日子，你就闭嘴吧。成天虱子腿上劈肉，臭虫身上熬油，也没见你过成财主。”

忠厚娘顾不上他们的斗嘴，抓住儿媳妇：“ 他娘，这老二你可看紧了，别和老大似的，娶了媳妇过了一夜就跑了。”

李忠厚拿出当家的威严说道：“ 他敢，看我不砸断他的腿。”

李于氏一撇嘴：“ 老大跑了，也没见你砸断他的腿。”

说起大儿子李继长，李忠厚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李忠厚一共有仨儿子仨闺女，最让他操心的就是大儿子李继长，一家人省吃俭用，巴结他去临沂读书，却读来满脑子古怪念头，还什么革命啊什么婚姻自由的，好嘛，结婚的当晚就跑得无踪无影，把他大嫂一个人扔在了家里。这叫啥事啊！李忠厚一想这事儿就懊悔得不行，禁不住使劲拍了下自己的大腿。

院子里，几个吹鼓手使劲地吹打着。人群不时地发出哄笑声，一帮孩子还是上蹿下跳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

一对新人被人簇拥着正在行大礼。

司仪喊道：“ ……二拜高堂…… ”

俩人向坐在椅子上的李忠厚和李于氏下拜。

司仪又喊道：“ 夫妻对拜。”

新娘子被人扶着转身，向对面的李继成行礼。李继成跟着低头，但忍不住使劲盯着蒙头红里的人影。

李忠厚看到了，小声对身边的李于氏说：“ 你看你这个儿子，真没出息。”

李于氏其实也看到了，小声地说：“ 你悄悄的吧，没人当哑巴卖了你。”

沂蒙山人结婚规矩多，到最后还得把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要介绍个遍。

“ 这是你姐和你姐夫。”领着新娘子的中年妇女说道。

新娘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叫：“ 姐，姐夫。”

站在新娘子面前的正是李家的大女儿大妮，头发高高地盘着，尽管是专门来参加弟弟婚礼的，但神情郁郁的。他的男人孙旺紧跟在她的屁股后面，老实巴交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个闷葫芦。大妮赶快答应了一声，拿出一个红包塞到新娘子手里。新娘子就推。李于氏那边说了话：“ 你姐给你，你就拿着吧。”

新娘子道了谢，塞进袖筒里，中年女人指着一人继续说：“ 这是你大妹。”

被称作大妹的是二妮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是一个长得有些棱角的漂亮女孩，她笑着很响亮地叫了声“ 二嫂 ”。

“ 这位是他大嫂…… ”中年妇女一愣，却找不到该介绍的人了，刚才，她还看到他大嫂是站在这里的。

原来，他大嫂刚才侧身钻进灶房里，现在正一边拉风箱一边添柴火。他大嫂长得很漂亮，但不事修饰，神情落寞。此刻，她一边烧火，一边透过半开的门偷偷向外张望，脸上的神情很是失落。门外传来婆婆的声音，他大嫂赶快低下头，往灶底下填着柴火。

“ 他大嫂，赶快，新媳妇要给你行礼哩。”婆婆说着走进来。

“ 娘，俺这个样子，见不得人哩。”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李于氏二话不说，过来把灶口的柴火拾掇进灶里，扯起他大嫂就走：“ 咋见不得人？你比谁差 ?”

他大嫂头上还挂着一根柴草，脸上含一丝凄楚的微笑，站在那儿，新媳妇在别人的搀扶下向她鞠了一躬：“ 大嫂。”

就在新媳妇低头的一刹那，李于氏很快地替大儿媳把那根草拿掉了。

他大嫂看着面前的新媳妇，眼睛里有泪光闪动。

新娘子行完礼，回到屋里，却仍然蒙着头，盘腿坐在床上。屋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，有人评头论足，还有好奇的孩子伸手拉她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新娘子只是低头坐着一动不动。

有个孩子动了动她的脚，新媳妇赶快把脚往里缩缩。孩子又动动，新媳妇又缩缩。

“ 是个大脚哩。” 孩子咧着嘴笑着说。

院里已经摆了几张八仙桌，来贺喜的乡亲们济济一堂，李于氏满院张罗着招呼客人，李继成也每个桌敬着酒，很是热闹。

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狗子的叫声：“ 娘，娘，来了伙当兵的，来了伙当兵的。”

李于氏“ 啊 ” 了一声，没顾上锅里的饭，回头就往外跑。正在吃饭的客人们也呆住了，有人抓住狗子问：“ 当兵的？你看准了？真是当兵的吗 ?”

狗子喘着粗气说：“ 是，真是，我看得准准的。”

三妮哭着跑进来喊：“ 当兵的，当兵的。”

李于氏说：“ 狗子，领着你三姐，别放她自己跑。是谁的兵？刘黑七的，还是马五爷的 ?”

“ 不知道，反正是当兵的。”

“ 天哪，不会是刘黑七吧？赶快跑吧。”“ 呼啦 ” 一声，正在喝喜酒的人都站起来，急着往外跑。李忠厚着急地张着两只手：“ 这……这算咋回事呢？喝完了再走啊。” 李于氏很果断地说：“ 还顾得上喝酒？当家的，你背着咱娘。继成，去扯着你媳妇，赶快上山。”

“ 天还没黑哩，新媳妇咋能离炕啊 ?”

“ 命都顾不上了，还顾得上那些。继成，快点儿。”

李继成高兴地答应一声，转头就跑进新房里，新娘子还盘着腿低头坐在那儿。李继成停了停，走近新娘子，小声地说：“ 有兵进村了，咱得上山躲着去。” 一边说，一边迫不及待地一把扯下了新娘子的蒙头红。他看到的是一张美丽而羞涩的面孔，不由得呆住了。新娘子含羞看了面前的男人一眼，赶快把头埋下去。李继成伸手去拉她，新娘子下意识一躲，李继成更坚决地把她的手拉住：“ 赶快上山躲兵啊。” 一使劲，新娘子被他拉下床来，“ 哎哟 ” 一声，身子一歪，歪倒在他身上。

李继成顺势搂住她：“ 咋啦 ?”

新娘子说：“ 腿麻了。”

树林里挤满了来躲避的人们，大家一家一户地坐在一起，还各自牵着自家的牲口什么的，有人把铺盖和值钱的东西也带到山上来了。李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李于氏这会儿正忙着把带来的煎饼分给家人，又把一个咸菜疙瘩掰成几块分给大家。她往李继成手里塞了一块，李继成的手还张着：“ 娘，再给一块。”

“ 你想吃多少 ?” 话没说完就明白了，李于氏往躲在人后的新娘子那边一瞥，白了一眼儿子，又给了他一块。李继成高兴地拿着煎饼和咸菜凑到妻子跟前去了。

忠厚娘在一旁嘀咕着：“ 山喳子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”

说来也怪，这一次当兵的进村，村子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到了傍晚，村长李大头吩咐两个青年到村子里看。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见有回音，李大头有些沉不住气了，攀着树杈望了望那边的动静，静悄悄的没见火没见烟，不像过兵的样子。莫非狗子看错了，当兵的没走这趟路，还是刚才那两个兔崽子贪玩跑别处去了？心绪也会传染，和李大头一样，见天渐渐黑下来，成群结队的人便没有心思呆在林子里了，惦记着家里的鸡没

喂，或者担心贼不走空，也就牵着牲口、扛着东西从山上下来，彼此还互相打听着。

两个青年远远地跑回来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：“ 大头叔，大头叔 !”

李大头赶快迎过去：“ 咋啦？还没走 ?”

两个青年跑过来，呼哧呼哧喘着说不出话来，两人的脸上满是惊讶。

李大头急得跺脚：“ 这俩孩子 ! 到底咋啦 ?”

“ 叔，叔，出怪事儿了 !”

人们从围子门里涌进来，一进村，都愣住了。

街道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鸡在安详地觅食，没来得及牵走的羊也还拴在树上，看到人们进来，抬头“ 咩咩 ” 叫着。家家的门轻掩着，好像正在等待主人回来。

李忠厚和李于氏领一家老小推开大门，一下子惊呆在那里：院里，没吃完的喜宴还老样子摆在那儿，走的时候被慌乱的人们踢倒的凳子都被扶起来了。院子被扫过，水缸里的水满满的。一家子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傻了。

狗子从大人腋下钻进院里，爬到一张桌上想吃好吃的，突然发现了什么，手里拿着三块大洋和一张纸跑过来。

“ 娘，娘，你看。”

“ 天，这是啥 ?”

李忠厚眼睛一亮：“ 银元。” 说着要去接。

李于氏把他的手一打说：“ 什么钱啊你也敢接？继成，你不是念过书吗？看看这纸上都写了些啥。”

李继成把纸接过来，结结巴巴地念着：“ 老乡，我们是八……八路军，是穷人的队伍。今天从这里过，借你家高粱三斗……这个字是什么呀？不认识…… ”

李于氏仔细听着：“ 别管那个不认识的，拣认识的接着念。”

“什么留大洋三块。什么什么什么谢……”李继成高兴地说，“是八路军啊。听说人家王庄那边早就来过八路军了。人家说八路就是这样的，不打骂老百姓，还帮老百姓干活。对了，他们是为了打小鬼子过来的。”

李于氏和李忠厚互相看着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先前也只从说书先生嘴里听过岳飞爷爷带的兵对百姓秋毫不犯，现今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真不知道八路军会不会来找后账。

李忠厚犹豫着问：“你说这钱……”

李于氏说：“收着吧。”又小声地说，“当家的，听说老大参加的就是八路，莫不是老大要回来了？”

李忠厚赶快左右看了一眼，骂道：“你找死啊？就怕日子过素净了。”但他心里琢磨着，以老大的为人，这八路军兴许也像岳爷爷的兵？便把银元暂且收了。

# 2

山坡上的柿子树一片片的，树叶几乎掉光了，只剩下一个一个的柿子，红灯笼似的挂在上面。狗子跟几个孩子，正骑在树杈上摘柿子。孩子们凑在一起，就是能闹腾，你朝我扔一个柿子，我再还一个回去，嬉笑声和叫骂声在山间回荡着。突然，狗子似乎发现了什么，猴子一样往高处爬了两下。远远的，一队日本兵走在山路上，朝村子方向过来了，枪刺在太阳下闪着光，队伍的前列，一个士兵在枪尖上挑着一面太阳旗。狗子大叫

一声“ 不好，鬼子来了 ”，就从树上滚下来，野兔子似的朝村子里跑去，一路跑一路喊：“ 鬼子来了，鬼子来了 !”

街上一片慌乱，人们扶老携幼，牵着牲口，扛着财物，又一次上山逃难。女人招呼着孩子，男人背着老人，一会儿的工夫，家家大门上锁，村子变得一片死寂，街上已经空无一人。再看山窝里，一家一家凑到一起。像这样的躲难大伙已经习惯了，今天鬼子明天土匪的。

也有来不及跑的时候。那一次，土匪刘黑七进村，李忠厚一家就没跑出来，刘黑七一刀下去，把李忠厚家一只羊的头给劈下来，羊头滚到三妮脚下，把三妮吓得翻了白眼。土匪走了以后，三妮大病一场，从此后，脑瓜子就不灵透了。从那开始，村子里有个风吹草动的，李忠厚和李于氏带着全家就跑得特别快。

李于氏正忙着安顿一家老小，一个女人跑过来：“ 婶子，你来帮俺看看，俺娘头晕病又犯了，你再帮俺娘挑挑。”

李于氏答应着，拔下插在头上的簪子，跟着女人就走，一边走一边回头嘱咐二妮：“ 二妮，看好你妹妹啊。” 二妮正在和旁边一家的女孩凑在一起说着悄悄话，顺口答应了一声。三妮蹲在离二妮不远的地方玩着石子。

只听见二妮说：“ 真的？你没骗我吧 ?”

女孩说：“ 谁骗你小狗的。俺二姐不就嫁到他庄上吗？俺姐说那就是他。”

二妮满怀心思的样子，犹豫一下，还是问：“ 他长得啥样啊 ?”

女孩说：“ 不害羞，还没过门哩，就想知道男人长啥样。”

二妮扑上去打她，女孩笑着躲着。二妮正经起来：“ 真的，他啥样啊？你不说你看见了吗 ?”

女孩说：“ 长得还行，怪老实的。”

二妮不说话了。原来，春上父母给她订了婚事，她只知道对方叫拴柱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

“ 没准儿，又是和俺姐夫一样吧？三脚踹不出个屁来。”

“ 和你姐夫一样不好吗？人老实还不好？”

“ 好啥，就知道打俺姐！唉，当个女人，真没意思。不知道男人长啥样就得嫁，谁知道是嫁个狗还是嫁只鸡呢。”二妮闷闷地说。

“ 女人，还不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吗？”

她俩都没注意，在她们说话的时候，三妮走远了。三妮像孩子一样笑着，蹲下去扑蚂蚱。蚂蚱跳远了，三妮学了蚂蚱一样跳着，也跟着跳远了，消失在树丛里。

三妮手里拿着一只蚂蚱，嘻嘻地笑着逗着它。她逗够了，把蚂蚱扔了，这才回头找家里人。

“ 姐，娘。”

没人回答，周围空无一人。三妮走到一面山坡上，于是看到了自己的村庄。三妮认得回家的路。

天很好，路边开满了星星点点的小花，野花的生命力就是强，都深秋了，还三三两两地开着。三妮一个人向村庄里走，一边走一边玩，不时蹲下来采着路边的野花，还把其中一些扎在自己的头发上。路边有一条小河，三妮跑过去，对着河水照着，河水中出现了她美丽的面孔。三妮突然有些害羞，捂着脸吃吃地笑起来。

三妮推开家门，一下子愣在那里。家里多了几个陌生人，一个挽着袖子正在宰鸡，另外几个正在帮他，几个人都满手满身的血，弄得堂屋里全是鸡毛。三妮不动，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们。他们也发现了三妮，一起回过头看着她。三妮脸上露出单纯的笑容，唱歌一样地说：“ 呀，来客了？大大，娘！”三妮喊着“ 娘 ”跑向堂屋，被那几个人挡住了。三妮又跑向厨房。

“ 啊，真香啊。”三妮闻到了炖肉的香气。长这么大，她只吃过两次肉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哥娶媳妇时吃的大方肉，连大姐出门她都没吃过。不知今天是啥日子，家里来了人，还有肉吃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那几个日本兵说着什么，发出会意的大笑。

三妮从厨房里跑出来，看他们笑，自己也高兴地笑了。三妮说：“ 柴没了。” 三妮跑到柴火垛那儿去抱柴。一双皮靴走向她，三妮浑然不觉，还在使劲地收拾着柴，准备把柴抱起来。

一双沾满了血的手就在这时候从后面抱住了她。

“ 娘！” 三妮的那一声惨叫在空中飘荡着。

李于氏正在给一个中年女人捏头顶，那声惨叫好像传了过来，李于氏无端地打了个寒战。

“ 咋了嫂子？”

李于氏有些不安，勉强笑着说：“ 没事儿。好点儿了没？”

“ 好多了。嫂子的手真灵。”

“ 那我先回了。”

李于氏急急火火地在山路上走着，她看到二妮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拿根草棍在地下胡乱画着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就匆匆过来问：“ 二妮，三妮和狗子呢？”

二妮说：“ 狗子和他们一块儿掏鸟窝去了。三妮也跟着去了吧。”

李于氏放下心来：“ 这个三妮，成天和些小子家在一块儿玩。”

正说着，狗子跑回来了，身上的衣裳被撕了个口子，双手捧着鸟蛋，欢天喜地的样子。

“ 娘，娘，鸟蛋！”

“ 你三姐哩？”

“ 三姐？没见啊。”

李于氏一惊，急忙回头四处找：“ 三妮，三妮！” 喊声响遍了山林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李于氏的心头掠过。她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死活也要进村子里去看，管他鬼子还是土匪。李忠厚没办法，只好喊上儿子李继成跟随她回到村里。

街上静悄悄的。三口人几乎一起进了门，李于氏又一声大叫：“ 三

妮！”还是没人回答。家门开着，院里有撒落在地下的粮食和杀鸡宰羊留下的秽物。

李于氏的声音都变了：“天哪！这孩子上哪去了？”她进了堂屋，目光突然直了：屋门一侧，地下一大片血。李于氏身子一晃，急忙扶住门槛站住。李于氏用变了调的声音喊：“当家的！”

李忠厚过来，一看地下的血，也呆在那里。“三妮，三妮！”李忠厚叫着从李于氏身边挤过去，在几间屋里找着，“天哪，没有。这孩子呢？”

李继成说：“大，娘，你们别急，说不定这血是羊血。你们没看到这儿还有羊皮吗？”

“也许……一定是羊血。这些天杀的，宰羊跑到屋里。”

“可三妮呢？”

“说不定她压根儿就没回来，还在山上呢。娘，要不，你先收拾家？一会儿都回来了，这些血还不吓死人？我和爹再出去找找。”李继成说道。

“走，赶快走。”爷俩快步往外走，李于氏在后面追着喊道：“山后那片核桃林，三妮好上那里看核桃！”

李于氏回过身来，呆呆地看着自己狼藉一片的家。“天打五雷轰的小鬼子不得好死。”一边骂，一边从地下拾起一个盆子，又捡起丢在地下的水瓢，走向水缸。水缸盖着，李于氏掀开了盖。

她突然“啊”了一声，一下子瘫坐在地下——水缸里，漂着一具赤裸的尸体。

西间屋里，几个女人守着李于氏。李于氏倒没哭，只是坐在那儿呆望着窗外。李于氏说啥也没想到，这灾难咋跟自己这么近。原先她认为，什么样的军队都差不多。可她现在算是明白了，那是不一样的，人家八路军拿点儿粮食去，还给留下大洋，这日本鬼子呢，竟然把俺三妮杀了。这孩子的命咋就这么苦！这些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哟！想到这里，李于氏心里

一阵火烧火燎，嗓子眼里充满血腥味儿，她流不出泪来，整个身子却像被点着了似的。院子里，李忠厚蹲在墙根下，闷闷地抽着旱烟。突然有人从东间里跑出来：“ 婶子，俺奶晕过去了。”

李于氏急忙下床说：“ 赶快，掐人中，赶快掐。”

她甩开别人的搀扶，往东间走，还没走到，听见忠厚娘发出一声哭号，看样子又醒过来了。李于氏一声长叹，停下脚步，吩咐蹲在门口的继成说：“ 别让你妹带一身脏走了。再去挑担清水，把她洗干净。”

李继成答应着，擦擦泪去墙角挑了水担，刚要走，突然外面传来呼喊声：“ 继财的媳妇在山上叫鬼子截住了！” 李继成二话没说，骂了一声：“ 操他奶奶！”，他已经抹了半天眼泪，内心的怒火压得他喘不上气来，正找不到发泄的地方，一听“ 鬼子 ” 二字，他的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。他浑身抖动着，差点摔倒在地，他拿扁担撑了下地，接着，就像一阵风似的跑远了。

李忠厚慌了，忙站起来喊道：“ 继成，鬼子有枪！” 但李继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，李忠厚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深深的恐惧。日本鬼子是该千刀万剐，但他们有枪有炮的，杀一个草民如同踩死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三妮这孩子命不好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更害怕的是再失去一个孩子，继成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那李家可真的就完了。他听到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，但已没有力气和勇气跑出去。

二十多个青年扛着镢头、铡刀，还有一个扛着土枪，呼喊着从山下跑上来。

“ 在那呢，那呢！”

几个人冲进林子里，朝两个衣着不整的日本士兵冲过去。日本士兵被吓住了，一个回身就跑，另一个胡乱放了一枪，也回身跑。但他们哪能跑得了，一片高举着的棍棒锄头朝他们的头上、身上砸去。在鬼子的惨叫声中，继财的女人爬上悬崖，不顾人们的一片惊呼，这个头发蓬乱的女人晃了晃身子，蒙上头就跳了下去。

平地里，起了两座小小的坟，一些男人和女人哭着，满天纸灰飘扬。李于氏呆呆地坐在那儿，看着三妮的坟和坟前哭成一团的二妮和俩儿媳妇。

忽然有人喊：“ 三妮她奶奶来了。” 果然，忠厚娘被狗子和李继成搀着，颤巍巍地过来了。

李于氏和李忠厚赶快起来扶。

“ 娘，她一个小孩子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 来送孙女一程。” 看着三妮的坟，忠厚娘悲愤地说，“ 妮，你死就死吧。可你这一辈子，活得不容易。先是土匪，后是小鬼子，你不该来到这世上，这世上没你的活路啊。死了干净，死了利索，死了你就不受罪了。过几年，奶奶和你做伴去！”

人们一片唏嘘之声。

# 3

村长李大头急匆匆地走在街上，敲了这家的门，又敲那家的门。今天发生的事儿，让他心急火燎。打死两个鬼子倒是解恨，但他心里明白，鬼子肯定还会回来的，鬼子会报复的。燃眉之急啊，所以，他得召集村里的人，抓紧商量对策。

李大头来到李忠厚家门前，想了想，还是推门走进来。尽管刚给三妮

发了丧，但他觉得李于氏是个明白人。

“ 家里有人不 ?”

李于氏迎出去 :“ 他叔，你来了 ?”

“ 嫂子吃了 ?”

“ 吃了吃了。他叔吃了没？进屋喝碗汤？热着哩。”

沂蒙山人见了面，都是这么打招呼。

“ 吃过了。嫂子，今天杀了俩鬼子，小鬼子肯定不能拉倒，一定会来报复。咱一家出一个男人，到村公所里，商量商量咋办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李继成就从堂屋里出来了，说：“ 叔，我去。” 他的眼圈还红着呢。

狗子也钻出来，喊道 :“ 我也去 !”

李忠厚从后面追出来，先给了狗子一巴掌 :“ 小孩子家，别瞎掺和。” 又拉住李继成，把他挡在自己后面，脸上赔着笑说，“ 村长，你看看俺家里，刚死了人，老大不在家，老二又刚娶了媳妇…… ”

旁边的李于氏一听就恼了：“ 当家的，是为你闺女报仇才杀了鬼子的。”

“ 娘儿们家，男人们商量事闭上嘴 !” 李忠厚看也没看李于氏。

“ 村长，这家没男人了，但还有女人，我跟你去。” 李于氏气愤地说。

李继成从李忠厚后面闪出来说 :“ 娘，你这是骂俺哩。”

“ 那好，咱娘俩去，叫你大在家里躲着，别再吹过阵风来吹掉了他的帽子。走吧，他叔。”

俩人跟上李大头就走，李忠厚急了：“ 你看看你看看，这是什么事啊，女人也跟着瞎掺和 ?” 一边说，一边急急地提上鞋也跟着去了。狗子趁大人没看见，也跟在了后面。

场院一角有一棵大树，上面吊着一口大钟。场院上或蹲或站，挤满了男人。还有些女人纳着鞋底，抱着孩子站在外面。前面燃起了两堆火，跃

动的火光在男人们的脸上闪闪烁烁，人人神情严肃激动。

李大头站在台子上正在讲话：“咱派人打听了，今天来的是县城里的鬼子，咱杀的是两个掉了队的。他们回去的路上，听说又叫刘黑七杀了仨。不用说，鬼子找不着土匪，也会记到咱账上。县城离咱这儿四十里，鬼子说过来就能过来。大家说说，要是鬼子来了，咱怎么办吧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？打这帮狗日的！”

“和他们拼了！”

“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了！”李继成也跟着激动地嚷着。

李忠厚蹲在地下，急得直扯李继成。李继成一把甩开他，继续嚷。李忠厚急得直叹气。

老四牵着他的牛也站在人群里。这伙计是个老光棍，除了这头牛，家里啥都没有。他爱牛如命，谁要捅他的牛一手指头，他会跟人家拼命。有一次，就因为这个，他跟李忠厚打了起来。他俩是死对头。这时候老四插进来说了一句：“说得可真容易。鬼子是这么好打的？那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？”

李忠厚小声嘀咕：“这回还说了句人话。”他觉得老四说的对。

“老话说：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叫我说，多派上几个人放哨，看着鬼子来了，咱就赶快躲。等鬼子消了气，他就不来了。啥人也得让老百姓过日子呀。”老四接着说。

这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站起来说：“干脆去找军队吧！不是有国军吗？对，还有八路军。人家有枪有炮，咱有啥？”

突然，二孬从人群外跑进来，很激动地喊：“大头叔，大头叔！”

李大头不耐烦地吼着：“二孬，乱什么？商量大事哩。”二孬是村里的二流子，平时没人愿意理他。

“大头叔，少东家回来了，骑着大洋马，挎着盒子枪，还带着兵哩！”

“啊？少东家回来了？”

“人家可是团长啊。”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